

第三十七章 兄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監察院一處極有分寸地處理了抄樓一事，抓走的隻是與範柳兩家有關係的人，那些國公府上的小兔崽子們，一方麵是被範閑揍回了家養傷，一方麵也沒有資格涉入太深，所以反而是一個沒抓。

沐氏叔侄抓完人後，也沒有向那輛馬車旁邊的範提司回話，很自覺地押著那些青年人去了範府。監察院的人看見範閑站在馬車外，許久沒有進去，那車上的人也沒有下來，就知道馬車上一定是位地位比範閑更尊貴的人物範閑自身乃是國戚，車中定然是皇親。

抄樓沒有什麼成果，範閑想將範思韋與抱月樓有關的帳冊毀掉，毫無疑問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而他既然因為此事，被迫要與二殿下保持暫時的和平，那再查抱月樓就成了很愚蠢的事情。

監察院的人撤走了，京都府的人前腳接後腳地來維持治安，一應似乎回覆了平常，範柳兩家依然擁有著抱月樓多達七成的股份，繼續做京都臭名尚未昭著的娼僚黑手，而範提司與二皇子在親密地對話。

似乎京都就要太平了。

車中的二皇子看著範閑平靜的麵龐，心中難以自禁地生出一絲佩服、一絲讚賞，抱月樓的事情足以令大多數人憤火，而範閑卻表現的如此平靜，接受自己和平的建議也是毫不拖泥帶水，實在是一位善於判斷局勢，勇於做決斷的強者。

而每當他看著範閑那張臉上掛著的熟悉笑容時，內心深處更是有些不安與親切，總覺得對方應該和自己是極相似的人。雖然對方是臣子，但依然有強烈地衝動，想與對方深切的交談一番！

...

“弘成，你先走吧。我與範大人有些私己話想聊聊。”二皇子淡淡說著話，竟是毫不在意街上人群的眼光，施施然從馬車上走了下來。

範閑眉頭微皺，有些意外於對方這個舉動，剛才自己已經明明說了自己要回府，不想進行過深的交談，但對方身為皇子之尊，親自下車相邀，自己不說給他麵子，也想聽聽他究竟想說什麼。於是輕輕領首。

李弘成略帶一絲歉意看了他一眼，與馬車一道駛離了抱月樓這個是非之地。

二皇子那雙錦鞋踏上了街麵，忍不住伸了個懶腰。在遠處人群地竊竊私語之中，領著範閑走進了一間茶水鋪，此時早有跟班將茶鋪清了場，隻有他與範閑兩個人相對而坐。

範閑端起碗來喝了一口，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頭。抬眼看了二皇子一眼。

二皇子笑著說道：“我知道你好這一口，每次去弘成府上，都會討些酸漿子喝。”接著溫和說道：“抱月樓的事情。想來範兄一定很恨我才對。”

範閑微微翹唇：“我不是聖人，自然也是有情緒的。”

二皇子搖頭說道：“最初你家二弟與我三弟商議做生意，我已經知道了，還在暗中幫了一些...”他看著範閑的臉，“不過你不要誤會，那時候朝中京中都以為你範家與我交好，我自然也不可能是存著要奪你的念頭，隻是想為雙方尋找一些共同的利益所在，讓彼此的關係更密切一些。誰知道如今竟成了下作手段。實在並非我所願。”

範閑事前就已經判斷出春天時修抱月樓時對方的想法，也並不怎麼意外，隻是聽他自承手段下作，反而有些不知如何應對，微嘲笑著說道：“殿下對於臣...還真是青眼有加。”

二皇子並不忌憚就這個話題延續下去，淡淡說道：“我一直很看重你，你應該很清楚...所以我很不明白，你為什麼回京之後，要針對我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殿下這話說的有些糊塗，範某隻是位臣子，針對殿下，對於我能有什麼好處？”

二皇子盯著他的雙眼，緩緩說道：“我需要你告訴我...我知道，你不可能甘心做太子地一顆棋子，所以真的不明白。”

沒有想到這位皇子殿下竟然也有如此開誠布公、光明正大相問之時，範閑略感一絲意外，旋即臉上浮出一絲清明笑容，輕聲應道：“殿下真的不明白？”

二皇子看著他地雙眼，輕輕搖了搖頭。

範閑微微偏首，用指關節叩著木桌的桌麵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牛欄街。”

二皇子默然，半晌之後說道：“此事是我的不是。”說完這話， he 竟是站起身來，向著範閑深深地鞠了一躬！

身為皇帝的親生兒子，竟然向一位臣子行禮賠罪！

...

範閑卻沒有露出二皇子所企盼看到的那一幕神情，就像是一塊頑石寒冰一般安坐椅上，眯眼看了他一眼，輕聲說道：“殿下畢竟是殿下，臣子畢竟是臣子，事關性命地大事，殿下或許以為，你親自開口道歉，便已經是給足了我交待，而我身為臣子也應該感激涕零，大生國士之感？”

二皇子深吸了一口氣，強行壓抑下胸中已經有許多年沒有出現過的忿怒情緒，冰冷說道：“那範大人要如何才能修補你我之間的關係？”

範閑忽然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其實上一輪查案...你清楚是為什麼，誰讓我那丈母娘老瞧我這女婿不順眼，一會兒是刺客，一會兒是都察院地呢？而我明年要接掌內庫，少不得要和信陽方麵起衝突，殿下如果肯應承我一件事情，我不敢擔保有所偏向，但至少以後在京中，我會讓監察院保持一個相對公允些的姿態。”

二皇子心頭微凜，先前還在胸中縈繞的那絲負麵情緒早就灰飛煙滅。這幾個月裏自己的人 and 朝中地臣子被監察院盯的死死的，包括欽天監監正那些人，都倒了大黴，讓整個二皇子一派頭痛不已。他此時聽範閑說可以讓監察院改變態度。哪裏不會心動？

他略一沉吟之後，伸平右手，極柔和地說道：“提司大人請講。”

這句話使用了官稱。

範閑望著他，一笑說道：“殿下如果能和長公主保持距離，我許你一世平安。”

二皇子一怔，斷沒有想到對方竟然提出如此荒謬的一個建議來，還許自己一世平安？真是何其狂妄大膽之至！他終於忍不住滿腔鬱悶，寒聲說道：“範提司這是耍弄我來著？”

兩個長地其實並不相像，但身上氣質與味道卻極為接近地年輕權貴，對桌而坐。話不投機。

範閑望著他說道：“殿下有諸般不解，範某也有諸般不解，這龍椅莫非就真的這麼好坐？平安豈不是難得之福？殿下向來喜好。淑貴妃亦是雪一般的清明人物，怎麼卻看不穿這其中的關節？”

縱使此時茶鋪內靜無一人，這番對話不虞被旁人聽去，但驟一乍聞範閑竟是**裸地道出自己的想法，二皇子的心髒還是不爭氣地顫抖了一下。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隻能做不能說的，就像自己再想奪皇位，但對著太子依然是恭敬無比。誰知道麵前這人，竟是就這麼輕描淡寫的說了出來！

直到今日二皇子才真正清楚，範閑這人的膽子究竟大到了什麼樣地程度！也越發的不清楚，他到底憑恃著什麼！

二皇子的眼中閃過一道幽光，這道幽暗地光芒卻被範閑的一席話觸動了經年之痛，終於漸漸燃燒了起來，盯著範閑的臉，壓低聲音冷冷說道：“誰都知道龍椅不好坐！但我身在天子之家。身不由己，這把椅子，我想搶得搶，不想搶...還是得搶！如果可以自由選擇，我寧肯去太學裏天天修書，也不願意攙合到這件事情裏麵來！”

範閑微眯著雙眼：“難道有人逼你不成？”

也許是被範閑的大膽激起了一絲血性，二皇子冷笑道：“當然有人逼...從我十二歲那年起，就說我賢德兼備，將來做個親王委屈了，十三歲的時候，就封我為王，十四歲地時候，就在宮外修了宅子，表麵上是將我趕出宮去，實際上卻給我自由地交納群臣的機會！十五歲的時候，就讓我入禦書房旁聽朝政之事...你知道嗎？在我之前，永遠是隻有太

子才有這樣地機會！”

二皇子那張清秀的麵容漸漸扭曲了起來：“我不想爭！但這些事情一件一件地出來，我能如何？難道東宮會認為我並無奪嫡之念？太子當時年青，看著我的眼神卻是那般的怨毒...我們是親兄弟啊！他不過十三歲的時候，就已經想殺我了！就算我能說服太子，那皇後呢？她難道肯放過我？”

範閑默然無語，聽著二皇子大發癲狂。

“是他把我推到了這個位置上...”二皇子的眼眸像冰中封著的寒火一般，令人不寒而栗，“我要保護自己的母親，我要保護自己的性命...怎麼辦？既然他想讓我爭，那我就爭給他看看！”

範閑微微低著頭，知道能有力量逼著一位皇子走上奪嫡之路地，其實隻有皇帝自己罷了，他微微一笑說道：“可是你想過沒有，或許他隻是用你來當一塊石頭，一塊用來逼迫太子成熟的磨刀石而已。”

“早就清楚了。”二皇子冷冷一拂袖子，“同是天之嬌子，誰會甘心做一塊將來必碎的磨刀石？所以我要爭下去，萬一將來真的爭贏了...能看到他後悔的樣子，我會比坐上那把椅子更開心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何必將怨恨發泄到這種事情上來？大殿下已經封了親王，可是看他好像就比二殿下要清楚許多...如果有人想推你下河與人比賽游泳，你最好的反抗是拚死不下河，大不了回身和身後那人打一架...而不是下河去把那個與你比賽的對手掐死。”

二皇子此時終於冷靜了些。滿臉震驚地看著範閑：“你這話...跡近造反了...”

範閑無所謂地搖搖頭：“殿下今天說的大逆不道之事...也不比我少。”

二皇子地眉毛忽然急速跳動了兩下，看著範閑，半晌之後忽然說道：“幫我，範閑。”

範閑冷靜乃至有些冷漠地搖了搖頭。

“為什麼？”二皇子幽聲說道：“將來你總是需要選擇一個人的。”

範閑沒有回答他的話。隻是想著...麵前這人從血緣關係上講，應該是自己的哥哥吧？自己和一般地臣子不同，自己根本不想做出選擇，隻是稍微有些心驚於那位慶國陛下鐵血無情的教育方式，漸生隱懼。

看著二皇子“誠懇”的目光，範閑終於開口說道：“不要和信陽方麵走的太近，那個女人是一個極有才幹的瘋子，我都不清楚她到底在想什麼。”

二皇子回複了平靜，微微一笑，坐了下來。

範閑在心裏歎了口氣。知道對方雖然心動於自己的力量，但依然更信任長公主的實力。不過這樣一來也好，至少以後自己在對付麵前這位二殿下的時候。心腸會硬一些。

“我依然不想與你為敵。”二皇子正色說道。

範閑沉默片刻之後，忽然抬起頭來說道：“就算不發生抱月樓這件事情，我也會將你打落塵埃...”

二皇子眸子中閃過一絲戲謔之色，似乎是覺得範閑的自大有些過了邊界。

範閑根本不理會他的眼神，淡淡說道：“或許。這是能讓你...和弘成活下來地唯一辦法吧。”

二皇子聽出對方語氣裏的憐憫與鄙夷，大怒霍然起身，冷冷地盯著範閑的雙眼。

範閑微嘲說道：“殿下。永遠不要以為自己能夠控制一切，包括抱月樓地事情。”

茶鋪裏氣氛急劇地降溫，自鋪外緩緩走來八個人，八個穿著一模一樣，卻看不清年紀究竟有多大的人。

每一個人身上都帶著一股深蘊體內的殺氣！

有人像是一把刀，有人像是一把劍，有人像是一柄開山的巨斧...一往無前。

...

範閑知道二皇子不可能選擇在鬧市中狙殺自己，微眯著眼，看著不知道從何處走入茶鋪的這八個人。輕聲說

道：“甘、柳、謝、範四大將軍，何、張、徐、曹四大君子，傳說中二殿下手中地八家將，原來生的就是這副模樣。”

二皇子看著他說道：“範閑，我看重你，但並不代表我必須需要你，所以不要自恃過高。”

範閑站起身來，笑著揮揮手，說道：“我手下那個啟年小組，可打不過殿下手下這八個人，就不喊出來現眼了...不過有句老實話還是得說，殿下，手下再多死士，對於大勢是根本沒有任何用處的，不然陳萍萍早就當皇帝去了。”

哈哈大笑中，他丟下最後一句叛逆無道地話，瀟瀟灑灑地離開了茶水鋪。

出鋪之時，他看似意態適然地穿過那八名二皇子最得力的家將，隻是在甘謝二將之前微微聳了聳肩，在徐曹二君前揮了揮手，一道淡淡的氣息，與八人體內蘊而未發的殺氣一觸即分，便瞬際沿著茶鋪的木柱往上發散，與鋪外的秋日下午陽光混在了一處，再也尋不到一絲蹤跡。

...

範閑走了之後片刻，二皇子撐頤於桌，微微皺眉，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會忽然在範閑麵前失了態，說出了許多一直隱藏在心底最深處的事情。他深吸了一口氣，清秀的麵容上閃過一絲肅然，寒聲說道：“如果將來有一天，需要殺了他，你們需要幾個人？”

謝必安緩緩將那柄鞘中劍收回自己白色的衣袖中，木然道：“屬下一人足矣。”

範無救一張黑臉，微微搖頭道：“八將齊出，還不見得留得下這位小範大人。”

二皇子略一失神，心想連八家將都不執一辭，這個範閑，還真是個看不透地角色...但他旋即想到，經由抱月樓一事，對方至少在短時間內不會對自己出手，便搖搖頭不再多想。

坐在馬車上的範閑，小心李翼地用清水洗去了指間殘存的淡淡迷香，有些失望於這番談話，雖然冒了大險誘出了二殿下的些許心聲，卻沒有什麼有用的信息，對於他與長公主的安排還是沒有了解，看來這位二殿下果然是位心誌沉”裏透著書生意氣的人物，不過自己又不是知心大姐，知道這些事情，沒有什麼用處。

馬車到了範府，他從馬車上一躍而下，很冷靜地穿過角門，快步走到後圓，對於路上那些滿臉莫名所以的範柳二族成員視而不見，直接來到了書房，用穩定的雙手推開房門，然後一腳踹了出去！

書房裏一聲慘叫！在闔家大小驚恐的眼光之中，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的範思轍，被這一腳踹成了一個圓球，狠狠砸在了太師椅上，將椅子砸成數截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